

反侵略文庫第一種

(報告文學)

# 不是戰爭的戰爭

(巴黎陷落前後)

重慶建華出版社發行

879

2

62点

# 不戰的戰爭

蘇聯·愛倫堡著

雪慶·格茶合譯

反侵略通訊週刊社編

62点

重慶建國圖書出版社發行

## 「反侵略文庫」刊行緣起

我們沒有大的希望，亦不抱着任何野心，在這偉大的時代，盡我們淺薄的能力，編成幾本小書，出一個小小的文庫，只要它不含毒素，並且不至成爲騙人的東西，命值一讀，那我們便心滿意足了。

本文庫內容，並無一定，亦不想擬定什麼計劃，預告什麼書目。在我們靈覺有可以寫，可以編或可以譯的材料時，我們便動手工作；至於範圍，則異常廣泛，不論屬於什麼部門，凡是有助於讀者認識現實的東西，無不收容。但長篇大論，則非我們能力所及，那只好等符學者先進們去做，我們是沒有胆量「大幹」的。

我們的作風：不喊苦，不說忙，不誇張。

我們的志願：「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至於文庫之名「反侵略」，並非學時髦，因爲我們都是負責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的實際工作者。名歸其實，不敢掠美他人。最後，希望讀者先生們給我們伸出友誼的手！

稿件均已集齊，最近即可出版。

陳原  
主編

# 譯文月刊

即將  
出版

## 創刊號要目預告

- 青銅的騎士（長詩，一次登完）…… 俄·普希金作 穆木天譯
- 單純的真理…… 蘇·高爾基作 何家槐譯
- 藝術與近代產業…… 法·居友作 經敏文譯
- 大聲疾呼…… 馬·考夫斯基作 萬澔思譯
- 雪夫兼珂日記鈔…… 德·蘇特曼作 德·蘇特曼譯
- 戴亞斯（獨幕名劇）…… 德·歌德作 周學普譯
- 麗王…… 德·歌德作 周學普譯
- 我夢着及其他…… 孫用譯
- 繩絆下的天馬…… 德·席勒作 周學普譯
- 在蘇聯戰場上（三篇）…… 樓湘江等譯
- 蘇伏羅夫元帥（連載歷史劇）…… 陳原譯

創刊詞·作品與作家·翻譯名著編目

內容豐富如何，歡迎讀者指教。

重慶建華圖書出版社發行

目錄全圖

「反侵略文庫」刊行緣起.....(一)

上部

不是戰爭的戰爭.....(五)

定命的一月.....(二二)

巴黎陷落前後.....(三一)

沒有國家的人民.....(三〇)

巴黎陷落後的一個月.....(三八)

下部

從巴黎到莫斯科.....(四七)

從基輔想到巴黎.....(五三)

註譯.....(五八)

後記.....(六一)

翻譯的薈萃

「譯文」的復活

創刊預告

(五八)

陳原  
主編

譯文月刊

創刊預告

(五八)

即將出版

介紹高  
世翻  
界譯  
文水  
學準

自從黃源先生主編的「譯文」停刊以來，數年於茲，其間雖有熱心紹介世界文學的人，在上編刊行「譯林」雜誌，但亦只是曇花一現，不久即停。現黃源先生已英勇犧牲於前線，舊「譯文」譯作家亦多分散各地，加以交通困難，外文書刊之輸入，隨太平洋戰爭之爆發而劇少。敝社同人，鑒於目前中國文藝運動對於紹介世界文學之迫切需要，甘冒萬難，刊行本雜誌，冀以堅奮之努力，步諸「譯文」之後，達到介紹世界文學提高翻譯水準之期望，除另函直接約請各翻譯先進撰譯稿件外，謹先預告，尙祈 各翻譯家各地讀者予以幫助為幸！

譯文月刊社謹啟 三月一日

特約全國翻譯家撰稿

當不是是戰山爭是戰戰事

一九三五年為夏天，我在聖雷爾爾曼的礦帶。當時，地帶裏礦廠造廠主聯合會，決定拆毀一層礦部務工廠，來拆毀價格的。機器都被當作廢鐵出賣，但工人們却日夜看守着工廠，小心保護地。今年夏天，我再度到礦帶，有三家織造廠已被炸燬炸燬，礦址是一片廢墟。

礦帶的工人們現在那兒呢？無疑的，他們正限了千百萬的難民，在里莫新或者披里哥編等被剝奪的國野上流線着。……

他們這次怎麼不給保衛他們的機器，他們的城市，他們的土地呢？我深知道法蘭西人；他們都熱愛他們的祖國，他們都熱愛自由，一九一五年，我會見過凡爾登的法國步兵，他們都是些勇敢的傢伙。法國的失敗，不是人民的罪惡。他們是被欺騙的，他們在應該武裝的時候，却被解除了武器。

把法國弄得這麼一敗塗地的恰正是那些企圖拆毀礦帶的腐爛廠的那些既愚蠢而又貪婪的人。

法國是毫不關心危險地打發着歷史的。去年我看見人們烤燻蔬菜，把沙丁魚往海裏拋，一年後，飢餓的民衆們却找不到罐頭的食物。當德軍進入巴黎的時候，他們發見了千萬噸銅礦近十年沒有用過的電車鐵軌。

人們照樣忙著他們每天的工作，準備著晚餐，準備著夏天的節日，準備著賽會和別的事情，單  
 祇沒有準備災難的到來。在戰爭爆發的前一年，馬賽曾發生一次大火，但在這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裏，却找不到雲梯和仰筒，乃不得不召請昂貴的救火隊，就在這時候，馬賽一直在火線中。這是我  
 親眼見到的。

每個人都一見法蘭西準備著戰爭。但這是欺騙，而且主要的是欺騙自己。當有一個時候，在火  
 藥沒有發明之前，武士們以高貴的盔甲來避免傷害。法國的將軍們也相信高貴的盔甲可以保衛法蘭  
 西；他們把馬奇諾線當做盔甲，或高樂士校所領導的一些專家，曾堅持說，現在已發明了一種新  
 的一火藥，如果沒有強大的空軍與強大的摩托化部隊，法國是決不能得救的。但沒有人理睬他。

這些「新貴」在法國軍設部中，始終碌碌無聞。  
 法國將軍們自從建造了馬奇諾防線之後，仍讓前面的國境敞開。誰都曉得比國將軍們的政治傾  
 向，不過這是不快意的事情，他們甯願不想他。也許這種漫不經心的現象，在安道爾(註一)倒還  
 合適。不過法國不願做一個自視過神的國家，她記得他是一個大國，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難  
 以担当的角色，而法國就漸漸地變為跑龍套之類的角色了。

當是第廿二(註二)由慕尼黑回到巴黎時，他看見飛機場上擠滿了人，他心裏暗自吃驚。他以為

人們會用爛蘋果擲他的，而人們却投之以鮮花。這幾年來，全法國正受着倒退的訓練。這麼說來，

今年夏天之倒退變為逃命，難道是意外的事情嗎？

得到了基尼黑的經驗之後，法國已再不相信戰爭的真實性了。他們以為也許別的國家和別的人們會為法國的和平，滿足與懶惰而犧牲自由，付出鮮血。去年夏天，法國總動員前夕，巴黎人成羣結隊的到旅社去：有人到西西里，有的人到那威，當白告示（總動員的文告）貼在牆上的時候，法

國人的批評是這樣的：「這跟去年一模一樣。……他們終會得到理解的。」戰爭開始了，但巴黎

咖啡館的戰略家却堅決相信波爾人，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芬蘭人，挪威人，甚至烏拉圭人，（註三）都會捲入戰爭，只法國人是例外。

法國人是無憂慮的人。但誰也不能說他們都是傻瓜。每個法國人，不管他是律師或是小販，都

有天才的辭才。所以辭才的奔放，不能叫法國人吃驚。老百姓們不曉得法國為什麼打仗。他們想起

西班牙人與捷克人的命運。因此達拉第為着晨夫多雲甫而哭泣時，人們怎麼會「這當作一回事呢？當這個達拉第說到『為自由而戰的十字軍』的時候，甚至連巴黎的哈吧狗都要笑起來的。」

在阿爾薩斯邊境放射的第一陣騷亂的槍聲，以及第一次的空襲！！投擲的是傳單！！弄得巴黎

的紳士們忙了一陣。他們慌忙逃到南方，或是逃到布列塔尼去。一個月後，覺得戰爭還是遠遠得很



當德師團經由比利時進入法國的時候，每個人卻迷惑地問着：爲什麼北面沒有設防呢？有些人應門開的關員們都是審材，有些人却叫他們做奸細。但是，把德軍錯當作背叛，把背叛錯當作惡毒的事情是太多了！

本來，在今年春天，人們已開始談到暴亂和背叛了，但是，在這不久之前的冬天，法國人却得意地宣佈道：「什麼，我們歷根兒就沒有感覺到戰爭！」當巴黎有半個月光景不到咖啡的時候，巴黎人就大爲生氣了：「全是那些波蘭人惹來的。」無線電廣播員用全世界各種言語播送着巴黎艦隊的榮軍。那榮軍誠然誘惑人，但即使是最精美的炸彈，也無法抗拒一隻坦克的攻擊。樂天主義者的巴黎人，都不願意想到這些：他們唱着希佛萊「巴黎將永遠是巴黎」，十年前，維也納也有這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叫「維也納總是維也納」！

每天晚報上告訴我們，哪些股票漲價，哪些股票下跌。經紀人財運亨通，並跟他們此並的，只有那些職員們，議會小組的彙議，休息日的私語以及陰謀等，都和從前一樣流行。樂萊的股票有漲有跌，賴伐爾的漲得慢，但十分穩。佛亨發說德國人的確喜他，蒙蒂（註四）堅持着說，羅馬十分客氣；伊巴德萊（註五）則說弗朗哥將軍很尊敬他。觀察家們正等着正月是否要發生翻覆而作大注的賭博。

十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十一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一月三十日 十二月一日 十二月二日 十二月三日 十二月四日 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六日 十二月七日 十二月八日 十二月九日 十二月十日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十七日 十二月十八日 十二月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二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三十日

一聲宣佈繼續「十字軍」，「十字軍」就立刻包圍了「回教團」。他們把獄獄塞滿了人，焚燒了禁書，箝制了輿論。陸軍總參謀部老是非常隱秘地說：「毫無消息」。但秘密警察送給總參謀的報告却是長篇累牘的。逮捕被當作軍事的勝利。法國政府不是與德國，而是在與法國的內部進行着戰爭。三萬四千名工人被關進集中營，一律當俘虜看待，他們用捏造的罪名逮捕了許多人。老板們在咒罵時往往罵他的對手是「危險的和平主義」者。吃醋的丈夫則罵他的妻子的姘頭是「出色的失敗主義者」。很多人就是因為舉了拳頭掛了什麼像片或是唱着什麼歌曲，或是說：「可恨透，戰爭！」而被捕了。

一張發表反猶太謬論的波蘭報紙平安無事地在巴黎出版，波蘭陸軍中服役的猶太人，都在受虐待，但這並不會叫那些自稱擁護「一種平等」的法國「十字軍」吃驚。俄羅斯自衛軍在法國成了寵兒，在他們的新聞紙「再生報」上，他們贊揚弗朗哥，贊揚第五縱隊和屠猶的屠殺。

西班牙政府軍的人員，却仍在集中營裏腐爛。警察認真地逮捕意大利工人，巴黎的「捷克文化館」遭受了搜查。科爾區的巨富，希特勒的支持者蒂森，倒大受招待，他住在一家最好的飯店裏！這飯店現在正做了德軍的總司令部，報上登着蒂森的側面像，連同他的老婆和他的那隻小狗。

對於資本家們，這戰爭是對一九三六年，（註六）是對曾在那些可紀念的日子中破壞了他們的恐

怖，是對巴黎街上的旗幟和工人們所贏得的權利的報復。快刀斬亂麻似的什麼都一下子在加以解決，職工會成爲原來的組織的影子，走狗們在工廠裏搜查「騷亂製造者」。工人們因一句話，一個姿勢或甚至因沉默即被開除。成千成萬的工人被趕到馬路上。軍需工業固然吃了虧，但軍火商的利潤却有如山積。給「十字軍」的飛機和炸彈，並不是爲着保衛國家，而是爲着利潤而且只有利潤。

在世紀的開頭，法國從教會壓迫下得到解放，只有老太婆們才做彌撒。但在大戰期間，法國官員却虔誠起來，以甲可賓派爲其始祖的過激社會黨，驟然記起了聖路易，黨員們經常走進教堂，宗教的儀式由無線電加以廣播，牧師已使得將軍們黯然失色了。

新聞紙都墮落得可憐。他們不曉得寫些什麼。既無戰報，而要寫一篇即使是短短的敘說所謂「戰爭目的」的文章，又是那樣難，實在既無戰爭又無目的。報上以侮蔑和撒謊，填滿篇幅。大工業家的機關報「時報」寫着：「我們應該擦毀工人的利己主義。」「法蘭西行動報」暴露英國的弱點，而「日報」却歌頌羅馬的光榮。

吉羅都負着無線電廣播之責，他時常發表難有嘲諷的演說，對精神價值殊爲漠然。法國農民們聽到他的廣播，討厭地唾棄着。要安排無線電廣播的節目是很難的，我聽見過祈禱，淫猥的歌唱，甚至還有素艷的樂舞。

甚至還沒有敵人的戰爭逐漸在耗竭中，曼納林將軍成為議長們記者們和收師們的沙漠上的甘露。他們

畢竟找到了一個敵人了。對他的戰爭完全被遺忘，就像去年的一納完全失敗的濟出一樣。報上充滿

着北方消息，軍事議員由斯特拉斯轉到維爾新基。巴黎黃埔們開始戴着鐵做芬蘭士兵的軍帽的

帽子，並有人提議將莫斯火街改爲芬蘭大街。國務院，報館編輯部和商店裏掛着芬蘭的地圖，一

個名字聲名至此好了一口氣：他是誰得那麼遠呵！當和約在莫斯科簽訂時，他們困苦地望着那幅地圖

裏，但立刻他們又得到慰藉了，因為丹麥與挪威的地圖開始在報上出現了。

不久之前，三個冒險的巴黎人帶着一張新的地圖，這回是法國的了。一條粗粗的紅線劃去整個

法蘭西，標示着佔領區的邊界。看到這地圖，人們彷彿不僅看到德軍的防地，他們還看到被遺棄的巴

黎，許多大城的廢墟，千萬難民和士兵們的墳墓。光榮的英場火線的和被擄弄的法國民衆，正爲着

「十字軍」的行爲與罪惡而付出了如許的價值。只有法太聖山大教堂裏，幾道大鐘聲，幾道鐘

聲，敲出聲。每一十字軍一由漸漸叫喊着，並不是爲着德而圖，而是爲着德而圖，只有鐘聲。

幾道甚至因爲震動而閉着。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

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

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

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

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幾千個萬的工人，

# 定命的一月

直隸軍機處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六月六日）

五月九日在五月九號那天，巴黎還很少有人想到戰爭。這是一個明媚的春天，到晚上巴黎還是像平常那

人那樣熱鬧。對於那代替了平時的燈亮的小而藍的電燈，人們久已習慣了。戰爭似乎特別寵愛那些遼遠的北方佬。（註七）只有國會的議員們在他們的小天地中受了點震

動。動議國會中認為最近挪威的失敗又將引起一次閉關。五月九號那天夜裏，巴黎人被高射炮的轟擊所驚醒，他們嚇得一下翻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

去着，他們知道睡在這個短短的五月之夜，戰爭已經從遼遠的挪威到了法蘭的邊境。從這時起，事情漸漸變得很可怕，人們已無法再得去安眠。最後的幾個月，晚上就變爲了醒更。俄利時時防德爲

有人比會破取陷，這原是在意料中的。但是這使法國的將軍們爲德先指。德軍過過了原封不動的橋樑而

了。越過了穆斯河。這一線的法軍司令哥拉勃將軍，太專心於家務，沒有餘暇去爲橋樑操心；他在巴黎

被扣了。大批的法軍，比軍，英國的派遣軍都被切斷了。到巴黎的路線閉着。一九四〇年的五月

政府與統帥部都陷於恐慌之中；但首領的國民仍然逍遙自在的不覺得威脅着巴黎的危險。巴黎

13

的道上還像過去一樣那癡癡搏與熱鬧。有人說德軍已到達了巴黎東北一百里公里的關頭，但是這些謠言是不確實的；報紙還保持着它們溫和的微笑，而巴黎人還在作種種準備以期過一個和平的暑假。消息靈通的人說，德軍可能不遭遇任何激烈的抵抗而在五月十六號進入巴黎。但是甚至交易所的買賣人們也都不相信那日益接近的風潮，因為在五月十七號，交易所裏各種證券都看漲了，不是從報紙而是從街道上巴黎人看到了德軍即將到來的徵象。第一批難民由十比國人丁登樹尼因畢加德城及法蘭德斯居民士開始出現在街道上。巴黎張大了眼睛看見炸彈痕累累的汽車和那經過了幾十次轟炸的神經錯亂了的人民。「死亡」這個字已開始出現在巴黎的林蔭道上的悠然無所用心的人談話中。警察將巴黎人從難民的地方驅散，但這也沒有用；災難的故事傳遍了全城。

但是報紙上還是泰然地報導着納維克來的新聞；對於他們，戰爭仍然很太平地輪在挪威。巴黎人沒有意識到危險的程度。對於往事的記憶有時候也許是一種挽救的方法，但也可以招來禍患。德國牢記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凡爾登的神話把那些深信堡壘難以攻克的法國將軍弄糊塗了；瑪恩河的神話安慰了巴黎的居民。人們說：「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軍比現在還接近，可是他們沒有能夠拿到巴黎。」

終於在五月二十一號，政府的首領把險惡的消息洩漏給了人民。雷諾甚至於用了「叛國」這個

